

论语集注

(南宋) 朱熹 集注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论语集注

〔南宋〕朱熹 集注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创立于1897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语集注/(南宋)朱熹集注;郭万金编校.一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ISBN 978-7-100-11429-5

I.①论… II.①朱… ②郭… III.①儒家 ②《论语》—注释 IV.①B22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55224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本书获得

山西省高等学校特色专业(汉语言文学)建设经费支持

论语集注

[南宋]朱熹集注

郭万金 编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1429-5

2015年10月第1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5年10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张19

定价:48.00元

目 录

序说：史记·孔子世家 001

论语集注 079

学而第一 081

为政第二 090

八佾第三 100

里仁第四 111

公冶长第五 120

雍也第六 132

述而第七 145

泰伯第八 158

子罕第九	167
乡党第十	179
先进第十一	188
颜渊第十二	200
子路第十三	212
宪问第十四	223
卫灵公第十五	240
季氏第十六	252
阳货第十七	259
微子第十八	270
子张第十九	276
尧曰第二十	284
编后语：关于经典	287

序说：史记·孔子世家

〔汉〕司马迁

集释书目

- | | |
|-----------|-------|
| 《史记集解》 | 宋·裴 駉 |
| 《史记索隐》 | 唐·司马贞 |
| 《史记正义》 | 唐·张守节 |
| 《史记琐琐》 | 明·郝 敬 |
| 《史记评林》 | 明·凌稚隆 |
| 《史记志疑》 | 清·梁玉绳 |
| 《史记考证》 | 清·杭世骏 |
| 《史记探源》 | 清·崔 适 |
| 《史记校》 | 清·王 筠 |
| 《史记疑问》 | 清·邵泰衢 |
| 《寄庐读史记臆说》 | 清·杨琪光 |

编辑说明：朱熹《论语集注》本有《序说》一篇，开门见山，起首便是“《史记·世家》曰”，全篇节录《史记·孔子世家》，仅略做注解，文末引程子语录以结，未曾申论，深得“述而不作”之旨。今承朱子之意，全录《史记·孔子世家》之文，并收录诸家之解说，附注其后，以备观览。



解 题

《史记索隐》：孔子非有诸侯之位，而亦称系家者，以是圣人为教化之主，又代有贤哲，故称系家焉。

《史记正义》：孔子无侯伯之位，而称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宗于夫子，可谓至圣，故为世家。

王安石《孔子世家议》：太史公叙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公卿特起则曰“列传”，此其例也。其列孔子为“世家”，奚其进退无所据耶？孔子，旅人也，栖栖衰季之世，无尺土之柄，此列之以传宜矣，曷为“世家”哉？岂以仲尼躬将圣之资，其教化之盛焉奕万世，故为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极摯之论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处之世家，仲尼之道，不从而大；置之列传，仲尼之道，不从而小。而迁也自乱其例，所谓多所抵牾者也。

《史记评林》：何良俊曰，方汉之初，孔子尚未尝有封号，而太史公逆知其必当有褒崇之典，故遂为之立世家。夫有土者，以土而世其家；有德者，以德而世其家。今观自战国以后，凡有爵土者，孰有能至今存耶？则世家之久，莫有过于孔子者。孰谓太史公不知孔子哉？

叶适《习学记言》：《孔子世家》所取虽杂，然比之载五帝三代周召等事，犹不至于驳异，譬如以相求人，虽非其真，然禹行舜趋，要无桀跖步履，学者深考之，亦足以成德也。（《史记评林》误解王祿之言。）

《史记校》：史公列孔子于世家，其识远矣。盖汉末绍嘉侯之封，早以

孔子之圣卜之矣。由今观之，其为世家。盖信王安石逞一时之口给，似非笃论。

《寄庐读史记臆说》：孔子为鲁大夫，而《史》列之世家，且于《秦纪》备载其生卒，是以诸侯王拟孔子也。王临川谓进退失据，余谓不然。自邪说横行，谁复知味孔氏之言，而史公尊尚其道，无有殊异之能，故列老庄于传，而跻孔子于世家，以示无并，夫以大夫而等为诸侯，崇矣！奚不即跻列之本纪乎？岂犹拘于素王之说欤？盖人必有超世之见，方有卓绝之举。

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1]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2]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3]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4]祷于尼丘，得孔子。^[5]鲁襄公二十二年^[6]而孔子生。^[7]生而首上圩顶，^[8]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

集释：

[1]《史记集解》：徐广曰：“陬音驹。孔安国曰‘陬，孔子父叔梁纥所治邑’。”

《史记索隐》：陬是邑名，昌平，乡号。孔子居鲁之邹邑昌平乡之阙里也。

《史记正义》：《括地志》云：“故邹城在兖州泗水县东南六十里。昌平山在泗水县南六十里。孔子生昌平乡，盖乡取山为名。故阙里在泗水县南五十里。《輿地志》云邹城西界阙里有尼丘山。”按：今尼丘山在兖州邹城，阙里即此也。《括地志》云：“兖州曲阜县鲁城西南三里有阙里，中有孔子宅，宅中有庙。伍缉之《从征记》云阙里背邾面泗，即此也。”按：夫子生在邹，长徙曲阜，仍号阙里。

[2]《史记索隐》：《家语》：“孔子，宋微子之后。宋襄公生弗父何，以让弟厉公。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姓孔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畏华氏之逼而奔鲁，故孔氏为鲁人也。”

《史记志疑》：孔子六代祖孔父嘉别为公族，故其后以孔为氏，则叙孔子先世当始孔父嘉，不得始防叔。其所以始防叔者，岂缘防叔始奔鲁之故欤？而孔氏之奔鲁，实非防叔始。《潜夫论·志氏姓》云“防叔为华氏所逼，出奔鲁为防大夫”，此本于《世本》，见《商颂》及《左》《穀》桓元二疏，《礼·儒行》《孝经·疏》《家语·本姓》《唐书·世系表》七十五下，皆仍其说。夫孔父为华督所杀，则孔氏应即避难出奔，奚待三世而后适鲁？何孟春谓“防叔避乱，当在湣公末年南宫万弑湣公杀华督国乱之日”，亦非也。汪氏《增订四书大全》曰：“方督之见杀，是天假手于万以雪孔氏戴天之大耻，何为反避之他国乎？”惟杜注昭七年《传》云：“孔父嘉为宋督所杀，其子奔鲁”，最为明确，《路史·后纪》

十从之。是奔鲁者乃孔子五代祖木金父，防叔之祖也。

[3]《史记正义》：《括地志》云：“叔梁纥庙亦名尼丘山祠，在兖州泗水县五十里尼丘山东趾。《地理志》云鲁县有尼丘山，有叔梁纥庙。”

[4]《史记索隐》：《家语》云：“梁纥娶鲁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于颜氏徵在，从父命为婚。”其文甚明。今此云“野合”者，盖谓梁纥老而徵在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故《论语》云“野哉由也”，又“先进于礼乐，野人也”，皆言野者是不合礼耳。

《史记正义》：男八月生齿，八岁毁齿，二八十六阳道通，八八六十四阳道绝。女七月生齿，七岁毁齿，二七十四阴道通，七七四十九阴道绝。婚姻过此者，皆为野合。故《家语》云：“梁纥娶鲁施氏女，生九女，乃求婚于颜氏，颜氏有三女，小女徵在。”据此，婚过六十四矣。

《史记志疑》：古婚礼颇重，一礼未备，即谓之奔，谓之野合，故自行媒、纳采、纳征、问名、卜吉、请期而后告庙。颜氏从父命为婚，岂有六礼不备者。《檀弓·疏》及《索隐》《正义》以婚姻过期为野合，亦无所据。盖因纥偕颜祷于尼山而为之说耳。野合二字，殊不雅驯，至若《博物志》所引异说，则更妄诞极矣。

《史记评林》：按男女婚姻过期者为野合，纥已娶施氏，老又求婚于颜氏，此过期也。

[5]《史记探源》：此文疑本作“纥与颜氏女祷于尼邱，野合而生孔子于尼邱”。扫地为祭天之坛而祷之，犹《诗》所谓“以弗无子”也；遂感而生孔子，犹《诗》所谓“覆帝武敏歆”也。故曰“野合”。《高祖本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即《诗》齐、鲁、韩，《春秋》《公羊》学家所谓圣人皆“感天”而生，此所谓“野合”而生也。《三代世表》张夫子问于褚先生曰：“《诗》言契、后稷皆无父而生，今诸传记咸言有父，得毋与《诗》谬乎？”褚先生曰：“《诗》言契生于卵、

后稷人迹者，欲见其有天命精诚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须人而生，奈何无父而生乎？”即此所谓纣与颜氏女祷于尼邱野合而生孔子也，太史公以受命帝王尊孔子故云尔。《索隐》谓，“梁纣老而徵在少，非当比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此说谬甚。老夫得其女妻，未闻谓之野合也。且诗人称述文王，归美太任，《世家》表扬孔子，讥其父母可乎？

[6]《史记评林》：按孔子世家以鲁纪年，以孔子鲁人也，且亦作《春秋》之书。

[7]《史记索隐》：《公羊传》：“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今以为二十二年，盖以周正十一月属明年，故误也。后序孔子卒，云七十二岁，每少一岁也。

《史记探源》：各本五十一之“一”字脱，今依上下文补。是篇凡言孔子之年者十，皆足与生年相印证，后儒或以《公》《穀》二传“孔子生”句在襄公二十一年，疑《史记》之二十二为误，岂有十处皆误之理？第知以生年校生年，不知以昭、定、哀之世言孔子之年者校生年，何其愚也！且《公》《穀》全体释《经》，此言何以入《传》？当由二家经师附记于旁，后乃误入正文尔。其始附于二十二年“公会诸侯于沙随”之下，一本误脱，而误补于二十一年“公会诸侯于商任”之下。上文相似，易于致误。一本误则各本皆误，一《传》误则二《传》并误。正当引《史记》以纠二《传》，岂应信《公》《穀》以难《世家》耶？惟《世家》无月日，当取二《传》补之。《公羊传》作“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释文》曰：“《传》文上有‘十月庚辰朔’。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无此句。”案：《穀梁传》亦无此句，有者特三本之一，且证以“十月庚辰朔”，则庚子不在十一月，凡有“十一月”句，衍也。惟二十一年十月庚子为二十一日，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为二十七日，《长历》是月甲戌朔也，周正十月，夏正八月。今以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生日，得之矣。

《史记志疑》：《左氏春秋》不书孔子之生，《公》《穀》俱书于襄公二十一年，然《公羊》书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于是年之末，《穀梁》书庚子孔子生于十月之后，

微有不同，而使浊称二十二年生。（《史通·申左篇》讥刘向《七录》曰：“《列子》书论尼父而云生在郑穆之年，以后为先，曾无所疑。”）从《公》《穀》者，《索隐》《外纪》《黄氏日抄》及宋濂《孔子生卒岁月辨》之类也。（《隶释》边韶《老子铭》以孔子生于周灵王二十年，亦从《公》《穀》。若《索隐》言《史》误以周正十一月属明年，大谬矣。从来三正推法，只以后月属前月，并无以前月属后月。周正十一月第能为夏正九月，未闻倒而为夏正之正月者。）从《史》者杜注《左传》（襄三十年），《拾遗记》《续博物志》《古史》《大纪》《路史》、朱子《论语序说》、《通鉴·前编》、余姚黄氏宗羲《南雷文约》之类也。二十一年是己酉（何休云：“乙卯”误），二十二年是庚戌，当从《史记》为的。其征有三：襄二十一年日食，必非生圣人之岁，一也。《公》《穀》皆口授，《公羊》著于汉景之时，《穀梁》显于汉宣之代，历世既久，宁得无讹，二也。杜注《哀十六年·传》云：“仲尼至今七十三。”《五代史·冯道传》，道卒年七十三，时人皆谓与孔子同寿，则非七十四可知，三也。《困学纪闻》两存其说，以为不可考。（阎注亦从《史》。）《索隐》深悼孔子生年莫定，致寿数不明，殊不然矣。（《三国志·谯周传》孔子七十二而歿，《家语·终记》“二十三年生乎”，谬甚。）若生月必当从《穀》《梁》在十月，以杜《长历》推之，是年十一月庚子，况三《传》经文于十月既书庚辰朔，则庚子应在十月，倘作十一月，则一月只二十日，大不可通。且陆氏《公羊·释文》曰：“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一本作‘十一月’，又本无此句。”是知《公羊》传写讹异，非灼然可据者。至生日必庚子无疑，不但《公羊》书之，《南齐书》臧容绪以宣尼生庚子日，陈《五经》拜之，固确证也。综而论之，年宜依《史记》，月宜用《穀》《梁》，日则庚子。《路史·余论》定为八月廿七日孔子生，又引《五行书》谓生庚戌年二月二十三日甲申时，斯不足辨耳。

[8]《史记索隐》：圩音乌。顶音鼎。圩顶言顶上竅也，故孔子顶如反宇。反宇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傍高也。

《史记正义》：《括地志》云：“女陵山在曲阜县南二十八里。干宝《三日纪》云‘微在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名空窞，在鲁南山之空窞中。无水，当祭时洒扫以告，辄有清泉自石门出，足以周用，祭讫泉枯。今俗名女陵山’。”

《史记志疑》：《索隐》谓：“圩音鸟，窞也，故孔子顶如反宇。”“反宇”二字见《白虎通·圣人篇》，（《姓名篇》云孔子首类尼丘山，盖中低而四旁高，如屋宇之反。）而《论衡·骨相篇》作“反羽”，《宏明集》牟子《理惑论》作“反颞”。

丘生而叔梁纥死，^[1]葬于防山。^[2]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3]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4]设礼容。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5]盖其慎也。^[6]陬^[7]人輓父之母诲孔子父墓，然后往合葬于防焉。^[8]

集释：

[1]《史记索隐》：《家语》云生三岁而梁纥死。

[2]《史记正义》：《括地志》云：“防山在兖州曲阜县东二十五里。《礼记》云孔子母合葬于防也。”

[3]《史记索隐》：谓孔子少孤，不的知父坟处，非谓不知其茔地。微在笄年适于梁纥，无几而老死，是少寡，盖以为嫌，不从送葬，故不知坟处，遂不告耳，非讳之也。

《史记志疑》：古者墓而不坟，故疑其处。《檀弓·疏》云：“谓不委曲适知枢之所在，不是全不知墓去处也。”则安得言母讳之乎？《索隐》亦以《史》言母讳为非，而撰出微在少寡，不从送葬之说，殊属臆解。郑注《檀弓》以为微在野合而生孔子，耻焉不告，尤谬。（《庄子·盗跖篇》曰“孔子不见母”，《释文》云“未详”，盖妄也。）

[4]《史记正义》：俎豆以木为之，受四升，高尺二寸。大夫以上赤云气，诸

侯加象饰足，天子玉饰也。

[5]《史记正义》：《括地志》云：“五父衢在兖州曲阜县西南二里，鲁城内衢道也。”

《史记集解》：徐广曰：“鲁县有阙里，孔子所居也。又有五父之衢也。”

《史记索隐》：谓孔子不知父墓，乃且殡其母于五父之衢，是其谨慎也。

[6]《史记正义》：慎谓以绋引棺就殡所也。

[7]《史记正义》：上音邹。

[8]《史记志疑》：《孔丛子·陈士义篇》以殡衢为虚造谎言。《博物志》谓蒋济、何晏、夏侯、王肃皆云无此事，注记者谬。元陈澧《云庄礼记集说》曰：“颜氏之死，夫子成立久矣，岂有终母之世不寻求父葬之地，至母殡而犹不知父墓乎？殡于衢路，必无室庐，而死于道路者不得已之为耳，圣人礼法之宗主而忍为之乎？”邵氏泰衢《檀弓疑问》曰：“五父之衢非殡棺之地，倘无馘母之悔，将终殡之衢已乎？若不详而有征，又何敢冒昧合葬。夫岂馘母一语，遂成实信哉！”惟明胡震亨以《檀弓》《史记》为然，其《读书杂录》辨之云：“古者墓而不坟。防实山墓，葬山者因山，营兆易湮，不能定知其窆，亦事理所有。迨母死葬不可久稽，不得已于五父之衢择地以殡，若谓他日得父葬所，可启之而同葬；终不得葬所，则此虽殡，亦可，不必再为之葬，有人子无限苦衷焉。康成改慎音为引，失圣人合葬谨慎之心。孔颖达复沿误为疏，以为欲使他人怪而致问，则似圣人因父墓不得，借母殡为招者，世岂有如是访墓之策，亦岂人子所以待亲者哉。五父之衢，当亦傍衢之地，非真衢路也。”毛氏《经问》三亦以《史》为可据，辨颜氏送葬以后全然不至墓所，故不能告墓处。又辨孟皮当孔子生时未必存，或以病足废不墓祭，孔子必望墓而家祭，断无以幼穉野祭，其母帅之而行者，故不能知墓处。胡、毛两家之辨，余不敢信，姑因其言申之。“輓父”《檀弓》作“曼父”，音近而讹，字当作“輓”，盖輓柩之家，是知墓矣。郑注谓“馘母与微在为邻相善”，殊不足凭。且圣母不告之子而告之邻母，必无此理。万一馘母先圣母而死，夫子将终不知父墓乎？有

以知其说之难通耳。（新安江氏永《乡党图考》依高邮孙邃人说以殡衢是孔子父，非也。）

孔子要经，^[1]季氏飨士，孔子与往。^[2]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3]

集释：

[1]《史记索隐》：《家语》“孔子之母丧，既练而见”，不非之也。今此谓孔子实要经与飨，为阳虎所绌，亦近诬矣。一作“要经”。要经犹带经也，故刘氏云嗜学之意是也。

[2]《史记正义》：与音预。季氏为饌饮鲁文学之士，孔子与迎而往，阳虎以孔子少，故折之也。

[3]《史记志疑》：《索隐》曰：“《家语》‘孔子之母丧，既练而见’不非之也。今谓孔子实要经与飨，为阳虎所绌，亦近诬矣。”（又以“要经”为“要经”非。）杨慎曰：“孔子不就季氏，亦无要经与往之理。”邵氏《疑问》曰：“丧而要经，丧未除也，而与享者有乎？至闻虎一叱，由是而退，则礼乐之宗，曾不若一窃宝玉大弓之盗已。瞰亡之拜，将仕之言，迁应不知也。”而方氏《补正》则云：“季氏飨士，卒欲用之。古者既葬，金革之事弗避，孔子所居在季氏分地，要经而往，庶人召之役则往役之义也，故阳虎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正义》谓飨文学之士，误矣。”方说似胜，但昭公二十七年阳虎始见于《传》，而是时孔子年十七，当昭公七年岂虎已用事于季氏乎？可疑者此耳。（《古史》反据阳虎谓孔子要经当在此后，误也。）

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釐子病^[1]且死，^[2]诫其嗣懿子曰：“孔丘，圣人^[3]之后，灭于宋。^[4]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让厉公。^[5]及

正考父^[6]佐戴、武、宣公，三命兹益恭，故鼎铭云：^[7]‘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8]循墙而走，^[9]亦莫敢余侮。^[10]饘于是，粥于是，以餬余口。’^[11]其恭如是。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12]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及釐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13]往学礼焉。是岁，季武子卒，平子代立。^[14]

集释：

[1]《史记探源》：各本脱“不能相礼”四字。《索隐》：“昭七年《左传》云‘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及其将死，召大夫’云云。案：谓病者，不能相礼为病，非疾困之谓也。至二十四年，僖子卒，是此文误也。”不知此后人脱误。若本无“不能相礼”四字，则下文“年少好礼，往学礼焉”二句语何所承？“孔子年十七”者，孟釐子不能相礼之年也，在昭公七年。“且死”即《左传》所谓“及其将死”，在二十四年。太史公本不谓一年之事，犹之懿子学礼，亦与釐子卒非一年之事，不然岂衰经往学乎？今为补正。惟《仲尼弟子列传》无孟懿子，《论语》“孟懿子问孝，子告樊迟曰：‘孟孙问孝于我。’”不称何忌，则不似弟子，与《世家》《左传》皆异，当从盖阙。《弟子列传》亦以南宫敬叔为鲁人，与此文同，与《左传》异，不以孟釐子之子。《索隐》谓太史公之疏，不知若无“鲁人”二字，但作“懿子与南宫敬叔”，岂非小司马所谓密乎？不为密之省，而为疏之增，非人情也。

[2]《史记索隐》：昭公七年《左传》云“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及其将死，召大夫”云云。按：谓病者，不能礼为病，非疾困之谓也。至二十四年僖子卒，贾逵云：“仲尼时年三十五矣。”是此文误也。

《史记志疑》：鲁昭七年孔子年十七，至昭二十四年孟僖子卒，孔子时年三十四，《左传》载僖子将死之言于昭七年，终言之也，而此即叙于孔子年十七时，是史公疏处，《索隐》《古史》并纠其误。

[3]《史记集解》：服虔曰：“圣人谓商汤。”

[4]《史记集解》：杜预曰：“孔子六世祖孔父嘉为宋华督所杀，其子奔鲁也。”

[5]《史记集解》：杜预曰：“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愍公之长子，厉公之兄也。何嫡嗣，当立，以让厉公也。”

[6]《史记集解》：服虔曰：“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孙。”

[7]《史记集解》：杜预曰：“三命，上卿也。考父庙之鼎。”

[8]《史记集解》：服虔曰：“倮、伋、俯，皆恭敬之貌也。”

[9]《史记集解》：杜预曰：“言不敢安行。”

[10]《史记集解》：杜预曰：“其恭如是，人亦不敢侮慢。”

[11]《史记集解》：杜预曰：“于是鼎中为饘粥。饘粥，餲属。言至俭也。”

[12]《史记集解》：王肃曰：“谓若弗父何，殷汤之后，而不继世为宋君也。”
杜预曰：“圣人之后，有明德而不当大位，谓正考父。”

[13]《史记索隐》：《左传》及《系本》，敬叔与懿子皆孟僖子之子，不应更言“鲁人”，亦太史公之疏耳。

[14]《史记志疑》：平子乃武子之孙，悼子之子也。或疑此为误，殊不然。《左昭十二传》“季悼子卒”，疏云：“悼子卒不书《经》，其卒当在武子前。平子以孙继祖，武子卒后即平子立。”又《昭二十五年传》“政在季氏三世”，注云“文子、武子、平子”皆足证《史》之不谬。因思《论语》“政逮大夫四世”，明是文、武、平、桓，而《四书集注》谓武、悼、平、桓，未免失考。孔安国注此章谓文、武、悼、平亦不合。

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1]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反鲁。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鲁复善待，由是反鲁。